九正易因

履剛中正之主極是好而卦爻其詞危小畜之衆殊不佳而其詞反若不以爲慮者何也噫此聖人之微權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

于大君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
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
爲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元吉在上大有
慶也
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澤履　　文王之卦

九五以乾剛之德當至尊之位履其後者又能說以應乾何厲之有而爻獨言其夬履貞厲則必有所指矣故直以履虎尾三字名其卦焉而夫子傳之則專言柔履剛說應乾又言其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如此益以見上乾下兌絕无可虞不與文王繫繇同意矣文王之意曰臣之事君時時有履虎之虞夫足之所履皆目

之所視故曰視履其旋元吉則不復履其後矣今六三眇而不能視致咥何疑不見初九乎處一卦之下方爾出門卽能素履以往獨行所願其見早矣居下在初是其素也故曰素履九二則見履道廣矣雖幽人亦貞吉何必上應于五以履其尾終日愬愬然恐懼不寧以亂吾之中邪是亦能視之于豫不犯難行古高士也四爲大臣位近九五勢不得不履虎尾者但能知其

爲虎愬愬恐懼故終吉而志得行不遭其咥耳然亦危矣非初與二之所肯安也上九處履之終視履考祥旋返其履元吉固宜若三者唯不明是以不能行是故欲以暴虎武人爲手脚于夬履大君之前其凶必也互卦取離爲文明故曰視履取離爲戈兵故曰武人嗚呼文王當殷之末造一嘗親遭其咥矣宜其親切而有餘思焉不然胡爲乎上天下澤而卽以履虎尾名其

繇也又胡爲乎于爻則言咥人凶于彖則言不咥人之亨也不咥之亨以此卦兌柔在內故致咥之凶以此爻六三不當位故嗚呼當斯時也欲爲初之素履不可也欲爲二之幽人不可也欲爲上之其旋不可也痛定思痛雖文王亦自悔其爲武人之嗟矣然則眇視跛履文王羑里以前事也愬愬終吉文王羑里以後事也其旋元吉又文王爲西伯賜斧鉞得專征伐以後事

也皆文王之卦也

附錄

程正叔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

有定志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至于尊榮農工商賈日至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張藐山曰從來事庸主難事剛主更難雖以
唐太宗之賢而英爽太甚羣下失措況其他
乎故九四賢臣也愬愬終吉而不肖者畏此
英主諧媚容悦欺罔蒙蔽而國祚隨之作易
者其有憂患乎殆千古如見矣師之五則患
其柔履之五又患其剛

消者如堅氷至泰而日消也見晛而消並消者亦不知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包荒者消之至德妙道也包則自消不能包則不能消矣豈特不消而已且將爭之爭之不併而後之禍根伏矣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城

復于隍其命亂也

大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以左右民

[illegible]小大之交

地天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者言致泰之道但小大交相往來則小者吉大者亨可常泰矣故初九身在三陽之下處大之初而卽志在外之陰欲以來交于小連拔三陽以其彙進故致四等翩翩相信而小大交也夫三陰皆不富而失實宜若與陽不相孚應今反翩翩然往交于陽此豈有徵發戒令哉中心之願不戒而自孚也初非以其

此將臣之交

鄰之富也而況二五君臣之間與是故九二以包荒之德而尚主六五以祉元吉故而歸妹則又不但有其願而願亦遂以行矣以此致泰豈非虛巳之君能聽其臣包荒之臣能光大其君者乎然知致泰之道在于往來之交則知往來之間亦非久長之道而泰難常保又不可以不慮也故于內卦之三外卦之上獨申言之天地際言天地之交際也夫天地之交一交即散一

際卽離斷不能久益平陂往復的然孚信疑非人之所能致力然知其如此而克艱守貞亦可以无否之咎无陂之咎无往之咎何也人定自能勝天也故復戒之曰爾勿憂恤其孚信如此而遂謂泰之必往也但能知其如此而艱貞以守之不以常泰視之卽可常保其泰矣則非但无否之咎而且可以長享有泰之福故曰于食有福然則爾但艱貞泰決不往雖有常數其奈

爾何三居下之上正泰交之際故特致意焉至上則居泰極矣城復于隍何須用衆自邑出令衆共爲政雖欲艱貞不得矣吁可不戒之于早也

附錄

馮奇之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

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

王輔嗣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舉則類從故曰以其彙征吉

程正叔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石守道曰過二則无平不陂過五則城復于隍

楊廷秀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

金汝白曰得尚于中行如列侯尚公主之尚九二之德能尚六五中行之主也

王輔嗣曰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于隍勿用

師不煩攻也自邑告命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

坡公解曰取土于隍而以爲城封而高之非城之利以利人也坤之在上而欲復于下猶土之爲城而欲復于隍也上失其衛則下思擅命故曰自邑告命邑非所以出命也

張藐山曰泰之時再無別事只是君子要將小人安置得法自已全不見君子之相亦不見有小人之相纔一露相便有聲色故曰包荒包者我大故能包小也保泰傾否一味皆用包法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君也

注云不亂于小人之羣非也蓋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和光同塵何亂之有噫微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　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亾其亾繫于苞桑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大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

以祿

天地否

夫唯小往大來一交而成泰則知大往小來自不交而成否故致否之道全在于匪人也何謂匪人以其自謂君子之貞而大者不來小者不往不交故否也或曰貞正也貞則无不利而曰不利君子貞何也且初六拔茅連茹又以貞吉亨繫之矣夫陰柔連彙不貞孰甚而聖人反以爲貞反以爲吉反以爲能亨否曰此陰往交陽

但知小之當往全不知有君子之貞之不當往者也以故此往彼來此不見其爲小人彼不見其爲君子此不見其爲小人是无小人也而小人道消彼不見其爲君子則皆君子也而君子道長以是知泰之道不過小往大來而已今欲反否成泰而尚可謂吾獨有君子之貞哉以吾有貞卽是匪人故曰否之匪人亨否者可思也是故有初六之拔茅茹而其志在君則自有九

四之疇離祉而其志得行況九四居上卦之下有泰來之幾乃命之將復者巳居大臣之位處近君之地得行其志自然无咎而衆類皆麗其福祉矣又何恠其相引拔以進耶四者初之君故曰志在君有六二大人亨否之道則自能包承而使小人皆吉有九五大人休否之術則大人自吉又不但能使小人吉巳也然既曰休否則似若不以否爲意者而豈知其中實艱難貞

泰曰包荒曰包承至不難以君子而承小人包羞又不止包承而已噫君子當此時良工心苦其誰知之无咎无譽尚敢求譽哉

固未嘗不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若頃刻无以自活者邪先否後喜其不可長宜矣吾又以是觀之保泰之道莫過于乾亨否之道莫尚于坤乾天也天无不覆故九二獨以包納荒野之量而主泰坤地也地无不載故六二獨以包容承順之道而亨否然泰雖以包荒處世而實以艱貞自處故曰艱貞无咎所謂文王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已否雖以包承待人而實

以其亾休否故曰其亾其亾亾无日矣歸于何所矣所謂勾越之嘗膽卧薪是巳雖然方其泰也人皆以爲泰我獨以爲否是故能不爲泰所動而泰可常泰矣及其否也人皆以爲否我卽以爲泰是故能不爲否所亂而否遂不終否矣此其倒行逆施使太阿之柄常在吾手是誠休否之大人也乃君子實不任是也何也以君子之有貞也有貞則以彼爲不貞便不肯往唯拔

茅茹以其彙而一時陰柔咸相連引乃貞耳唯包承包羞而无往不來乃貞耳貞則亨矣休矣吉矣泰矣故曰包承小人吉但能包容承順而使小人皆吉即爲大人否亨之道又不待他日而能亨也或曰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則致泰之道全是包荒而交復言馮河朋亾者豈包荒之外更當用馮河之勇不遐遺之外又必絕朋亾之私邪非然也眞能包荒而不遐遺者自然

絕朋亾而勇于馮河也不然是卽優柔不斷之夫矣如西漢孝元望之被殺而不知東漢孝章竇憲奪主田園而不問何取于包荒也如是則雖强必弱雖治必亂而又何光大之有何得尚中行之有爻備斯義故詳言之

附錄

呂伯恭曰否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坤之用也

不見結果故不言吉凶位不當言所處之地位不當耳

鄧伯羔曰二居中得正佐大君休否者也故有包承小人之法三以陰柔居否時或包羞而聽小人之鴟張或包羞而入小人之黨與李生曰此正處否之法所謂唾面自乾褫裘縱博者也若夫李固之戮何補于漢徒張梁冀之虐熖而已非徒无益而反大爲國家之害故爻于包羞不繫以吉凶悔吝而但言其位之不當也

熊過曰人依木息曰休苞桑乃桑柔之方苞芽

者如詩相苞杞之苞
鄧伯羔曰苞桑非固結之喻陸宣公收復河北
後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
桑綴旒幸而不殊者縷矣然則苞叢生也叢生
之桑細而弱其堪繫重乎

張蘵山曰泰曰連茹否亦曰連茹何也君子有君子之敗道小人有小人之敗道君子之是非太明必令小人無所容小人之恩怨太明亦必令君子不得其死世界多故詎獨小人之咎哉故皆繫曰連茹其旨微矣況泰曰連茹志在外之三陰以故翩翩不戒而孚耳

不利君子貞猶蠱之爻曰不可貞爾當此時一毫正經死板道理行不去矣何也小人

而可包乎包且不可而況承奉之耶予故駁
注之非而曰君子包承小人也五字當一句
讀大人否亨此是胸中之否包承未已也又
且包羞亦是君子包羞若小人何羞之有
余于否之卦爻而又得處小畜之妙義也既
爲小所畜矣當時賭裘縱博任二張之淫穢
若無足恠者可不謂包羞乎　君子以儉德
辟難此又一君子也此君子做不得包承包

羞之事　有命離祉休否傾否即前日包承
包羞之君子也在泰則爲包荒在否則爲包
承包羞易地皆然不包承包羞安得疇離祉
泰之初曰連茹否之初亦曰連茹泰所連
者何人否所連者又何人也泰曰征吉否則
曰貞吉其思之　因不往來故不交大人處
此不往來者仍舊往來此非大人不能　不
利君子貞者以不可貞也包承包羞皆似不

貞而休否者反用此道蓋爲君子易爲大人
難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單指二五乾行則兼五陽二五既同心而乾有不同行者乎共唐虞之際乎作易者之苦心乎豫之時豐之時皆言豫與豐之會同之時反言不同之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釋　同人于郊世間自有此一種没干涉之人其高者亦無他主意只求自家乾淨无悔而已反是熱腸之人不知生多少是非毀譽甚至以身名殉之自古大聖賢大豪傑且然况其次者乎然无悔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不出於梱一箇貞靜以婦人耳故夫子鄙之曰志未得也與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何如乎然不善同者過伏莽乘墉之奸反為所圖回頭一看反是于郊者占勝着

大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吳来何

天火同人

取象大難亦文王之卦也

一陰居二上下五陽皆欲與同則爲同人于野以其居中得位自然爲衆所宗耳一陰居五上下五陽皆爲所有則爲大有元亨以居其柔處尊其勢自能有大耳但五易于有大而二難以居宗則上下之別尊卑之勢也是以大有六五獨爲大有上吉而同人六二不免于宗致吝然六二自視雖若有于宗之吝而五陽視二實則

六二爲成卦之主又繫曰于宗吝所以爲難讀也

伏莽乘墉非求同也皆害同者也故五以大師克之噫君臣朋友之間甚至父子夫婦同異之故今古之變蓋多態矣

有于野之同故彖辭斷以同人于野四字名其卦焉以今觀之初以出門求同也三以伏莽求同也四又以乘墉求同也五獨以號咷與大師求同而上又獨出郊跂望庶幾一同焉則上下五陽皆以二為宗而欲求與同明矣所同盡一卦之人非于野之同而何四字名卦獨此與否之匪人為然若履虎尾若艮其背則三字卦名又是一例矣然此卦實以二五同心名為同人

訟不利涉大川而
同則利涉否不利
君子貞而同則利

故彖傳獨先言同人而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也應乎乾蓋專言五夫既如是而同矣而此同人之卦乃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何蓋言不但五應于二欲與二同凡乾之行皆欲應二求與二同也所以然者以六二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有君子之正故也夫正則天下之志以　寧直五邪然則于野之同涉川之利同人之亨又何疑與特其間不免有三四之爭

貞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九五之克其迹似客遂以客爲二病耳不知此六二者使其果有君子之貞則中正而應自无害其爲于野之同使其果有斷金之利如蘭之言則二五相信又豈三四之所可力爭也哉雖以我爲客不恤矣此夫子于文言所以斷以二人之同如斷金同心之言如蘭臭也嗚呼堯舜之相授受也孔顏之相授受也流溼就燥隨雲從風唯聲之應而氣之求安能无吝乎是故文

王于九五而夫子于六二復有感也

附錄

坡公解曰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禿翁曰六二非但應九五之乾凡所與同之人皆乾也與乾爲行涉川豈足道哉一乾猶不可當況五乾邪君子於此可以喜而不寐矣坡公以誠同解乾行似未通誠同者二與五也乾行者五陽爲行同

六二與五爲正應無宗有小人伏莽乘墉所以五興師以克之也其金縢之世耶然周公亦不免于吝矣同人于宗且吝況管蔡乎尚不能同于宗

而况宗之外乎此
聖人之所以必

人于野也又曰初九自內出同于人上九自外入同于下自內出故言門自外入故言郊禿翁曰出門同人言出門卽與二同无所間隔故曰又誰咎言誰爲之咎而使之不得同乎幸初之辭也五卽不然中心同之何日忘之二五之謂也不容不同安有吝邪使其有吝九五決不與大兵犯衆難以求遇矣故坡公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由此而觀豈以用師而少五哉夫以三四之強而不能奪始于號咷而卒達于笑至于用師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以知二五之誠同也秃翁曰誠同二字到此方說得着又曰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爲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處語默不同而爲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則雖有堅強之物莫能間之矣故曰其利斷金秃翁曰李白

以從汞王璘故論死郭子儀請以官爵贖而脫之白又坐事繫潯陽獄宋若思以三千兵劫而取之嗚呼世无同心之朋大賢君子將安所託命哉此于郊之同所以聖人不取也

熊過曰同人大有皆五陽而一陰主之大有之陰在五故曰元亨同人之陰在二而羣陽宗之則曰亨曰利君子貞宗尊也詩云君之宗之志未得與通天下之志正反

姜廷善曰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三歲不興五終不可敵故也

張藐山曰同人于野是謂大同于郊則與于野異矣于宗者何葢五陽而求同於二中間遠近相取愛惡相攻伏莽乘墉多少變態皆從二起二當化不同爲同使伏莽乘墉之人咸化爲斷金如蘭之雅何吝之有若止同于宗如初九九五方結金蘭之契則安得爲于墅乎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車以載積

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泰之時大有之時何等好世界而曰艱貞无咎曰艱則

火天大有

東坡謂大者皆見有于五故曰大有大有之世上下皆應于五以事厥孚交如威如之君五又應天時行以享大有自天吉无不利之祐人生際此所有既大交道益廣未可遽以爲易易也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始矣无交故无害則知有交必有害故告之以无咎之道焉无咎唯在克艱能克艱則雖日與世接何害是故

无咎而况非泰非大有者乎且不止於不艱者乎

九二有大車則不敗矣不敗是无害也九三用亨于天子雖爲公可矣爲公而用亨則不害也九四匪其彭則處盛滿而知懼知懼又不害矣然則无害在人耳唯其以大有自肆而不知艱以處之始相將而入于害今觀九三居下卦之上公之位也以剛處正故足與有大之天子同享大有之福益深知其艱而能慎之于始如此齊之太公是矣若韓彭則有害而弗克艱矣九

大有六五漢之文帝可以當之文帝一味求長者或曰文帝是黃老此亦可以知黃老矣坤卦也謙卦也

四功近六五其盛極矣然以陽居陰獨能恐所有爲君之有而秋毫不敢自有故曰匪其彭明辨晳也又明又辨又晳唯其眞有過人之哲故深知其艱而能愼之于終如此陶朱公張子房輩是矣吾以是觀之大有之世君以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乃知君益柔而臣益艱又聖人之微旨也

附錄

程正叔曰公用亨於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爲害自古諸侯能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屛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

張幼于曰詩行人彭彭出車彭彭駟騵彭彭四牡彭彭皆取人馬強盛之意

楊廷秀曰六五大有之主也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其下之志媿服其下之心下感發則君臣之孚不約而自堅下媿服則道義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

王輔嗣曰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于物上下應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夫无私于物物亦

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
不言而教行何爲而不威如爲大有之主而不
以此道吉其可得乎
拔公解曰六五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
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
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
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又曰天
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

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信也順也尚賢也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備六五之順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羣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上九特履之爾所履者能順且信又以尚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故曰聖人无功神人无名而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也余謂六五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德上九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福福德兼備是爲大有六五

上九合爲一人然則上九其天矣